

大日本史

賢叢
列傳

二

リ 5
1547
2



伊弉門
1547
卷之



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二

后妃傳卷之七

國朝後宮之設員次不一。曰妃。曰夫人。曰嬪。曰尚侍。曰典侍。曰掌侍。皆今之所載也。曰女御。曰御息所。曰更衣。曰御匣殿。皆後世所置。而女御最貴。竈之所。在從而冊立。其皇后中宮。並立無別者。蓋非古也。源親房既議之詳。按其實則桓武朝始置中宮職者。推尊皇母為皇太夫人之義。而非如後世配匹之例也。故清和踐祚。改先中宮職為皇太后宮職。據令義解。太皇太后亦可稱中宮。文武藤原夫人。聖武之皇太后。



大日本史

卷之二 后妃傳

門 95
卷 2

而孝謙之太皇太后也。舊史書中宮。此其證也。然則古之中宮。所以別尊稱。而後之中宮。所以妣義皇后也。皇后中宮。蒙門院號者。亦國朝之創例。而上徽號之謂也。亦有非二宮而授院號。或准三宮者。禮本人情。化先內治。尊崇之義。豈不休哉。蓋後世立后。必出藤原氏之門。他姓不得與焉。輔佐幼冲。秉持鈞衡。外戚之權日重。而宮闈之寵益隆。其如建禮門院。乃一時之勢。而非通制也。若夫坤德柔順。壺政穆宣。易贊家人。書羨釐降。關雎之化。既行。而椒聊之實。蕃衍。皇紉清明。萬世不易。上無呂雉武嬰之亂。下無霍顯賈

下之禍。正位蘭殿。齊休玉宸。可謂養矣。如額田部皇后。寶皇后。鸕野皇后。皆以皇胤臨朝。狄禕翟而被袞冕。事詳本紀。參互可見。作后妃傳。

垂仁狹穗姬皇后傳贊上同

贊曰。垂仁時。狹穗彥將謀逆。問狹穗姬皇后。以兄與夫孰愛。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。雍姬殺夫。以入王父。皇后自首以全君。固不可同日而語矣。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。亦非後其反耶。此蓋人倫之愛也。楚棄疾。唐李璿。以父逆告君。而以身從父。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。由是言之。皇后之從兄而

後妃傳贊

死。獨可罪乎。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。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。則其死固可悲矣。觀其臨死有不可奪之志。求之後世簪紒之徒。亦有不_易得者。孰謂簡朴之世。得之於淑媛之倫乎。若皇后者。可謂不辱女德者矣。自狹穗姬后之後。其正位內宮。以母天下者。罕能致貞淑而成內助之養。豈由其選色不選德之故歟。嘗曰。此考_上世。置后妃_姓々有亂倫理者。以仁德帝之明。猶納矢田皇女。降及桓武平城淳和之時。曰循舊俗。莫之克改。後之修史者。宜為國諱。然舊史所載。不得不據實而書。蓋鴻荒之世。民俗顛蒙。男女蠢

然自遂無復種類之別。故雖朝廷之舉。猶有簡褻不經不可訓者。置而不論可也。其曰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。亦非當時實有此號。皆後世所追稱也。然則上古草昧之時。豈可以後世禮文已備之日例而觀之。故曰鴻荒之世有不可訓者。置而不論可也。然其弊遂使風化已開之後。猶致有數倫悖禮者。是可歎也。今因首叙皇后之事。附著于茲而並論之。亦有不得已焉耳。

仲哀氣長足姬皇后傳贊

後世謚神功皇后

贊曰。仲哀征伐不庭。中道崩殂。皇后奮其威武。大誓

六師執訊獲醜。掃蕩妖氛。卒能移兵平定三韓。建不世之勲。剛明雄毅。傑出古今。謚曰神功。不溢美矣。方仲哀之崩。皇后有身。凱旋之日。誕皇子於筑紫。踰四歲而策為皇太子。遂據有大寶七十年矣。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。書皇后稱制曰攝政。此特筆也。後人讀史。不繹其義。徒見其跡為即真。以列皇統世次。亦已過矣。然應神降誕。在仲哀崩後。是宜立為天子者。而為皇太子。果何名哉。使之冊立。柩前。則固仲哀之儲貳也。崩踰四歲而冊立。是誰儲貳歟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。不立天子而立太子。正名覈實。則不可謂之非

即真也。且仲哀之崩。親王書曰神崇。而其事曖昧。不可詳核。然當時。或有不服其所為。而舉兵抗皇后者。則其不能免。後世之容疑亦宜矣。親王不予閔位。其義嚴矣。微顯闡幽。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。雖然。御然極發。渙汗其所行。則天子之事也。故今備書皇后舉動於仲哀應神本紀。而不揭年。庶子得其正。而於親王修史之旨亦莫相乖矣。嗚呼。應神居青闈六十餘年。踰七旬得負宸。設使不幸崩於皇后稱制之日。則赫赫皇統。將何所歸乎。此殆神之所佑。豈人力所能為哉。

允恭忍阪大中姬皇后傳贊卷之七十五

贊曰。允恭之為皇子也。謙讓不敢即帝位。皇后固諫。卒回其意。為太平天子。賢矣哉。及為皇太后。雄畧帝荒禽多暴虐。后置兵人部。以慰諭之。帝為霽威。聰敏仁恕。饒有母儀天下之德焉。

雄畧草香幡梭皇后傳贊同上

贊曰。雄畧天資勇猛。蹈殺突豕。欲斬舍人以洩其怒。群下震慄。莫有敢出一語者。后直言以諫之。不惟舍人免于誅戮。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。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。

聖武藤原皇后傳贊譚光明子卷之七十六

贊曰。甚矣佛教之為蠹也。藤原皇后聰慧能文。伉儷至尊。宜正坤儀。以嚴奧惟簿。顧乃置內道場。延僧玄昉而寵之。中菁之言不可道也。至尊恬不之省。縱其所為。其故何耶。託之佛而掩其迹也。後之纂僧史者。公然書之。以為后建浴室親去千人垢。終感阿閼佛。野乘叢說。又從而實之。遂使愚夫愚婦。無所忌憚。咸謂佛之勝功巨德乃能至此。則其破壞人心世法。甚於蛇虺虎狼之害。可勝言哉。然皇太夫人藤原氏。既與玄昉姦。后亦效其所為。而至尊不能禁。床第不修。

家法壞亂。無怪子孝謙皇帝之穢德彰聞也。舊史遷就其辭。為后隱諱。然藤原廣嗣之表。當時播于民間。欲蓋彌彰。此之謂矣。

平城尚侍藤原藥子傳贊卷之七

贊曰。平城帝中主也。溺於弟禰之愛。嬖寵尚侍藥子。險言似忠。受而不詰。檢壬乘之。構成邪謀。乘輿東遷。旌旗西靡。苟非嵯峨帝之善用將師。則戰爭方始。而禍亂未艾也。書戒北雞。詩刺豔妻。龍祭結鬢。燕尾挺災。色之為禍。慘於莫邪。而烈於燎原之火。可不懼哉。

嵯峨橘皇后傳贊諱嘉智子稱檀林皇后。同上。

贊曰。檀林皇后以良家子。嬪於藩邸。及正位椒房。幽間令淑。能副四海之望。雖沿襲時習。崇信教。而置學館院。教育子弟。則當時帝王所不慮及者也。遺令薄葬。愛惜民力。蓋有達於死生之理者。豈非賢哉。

村上尚侍藤原登子傳贊卷之七

贊曰。盜饋率禮。祇承內事。儆戒相成。固有曠失。此后妃之職也。村上帝賢明之主也。世之言治。必稱延喜天曆。而尚侍登子前為重明親王之配。以中官之妹。出入宮中。及親王薨。納之掖庭。寵冠六官。遂使帝有晏起之愆。豈淫粧怪飾。蠱惑人心。一至此子。抑嬖溺

之私。雖賢明之主。亦不能免歟。進不以正。其能以禮自持哉。累子主德多矣。

一條藤原中宮傳贊

諱彰子。号上東門院。○同上。

贊曰。皇朝竝立二宮。中世之制也。位號之尊。方在皇后。而寵幸之渥。實歸中宮。故上東門院立為中宮。而定子更號皇后。敦康親王。一條之長子。而定子所生也。方禪讓之間。立為三條之儲貳。則名正言順矣。帝憚攝政道長之威。以後一條為皇太子。非其志也。后勸其父使立敦康。而道長貪外祖之權。不用其事。及小一條去儲位。后又欲成先帝之志。而道長不可。竟

以後朱雀為皇太弟。皆以后之所生。立為青闈。則其欲益固戚畹之親。而經營私門。蓋可知矣。后不惟絲髮無妒心。撫視皇后所生子女。不異已之所出。不賢而能如是子。世徒以其壽考福履。為門院之最勝稱之。孰知觀天作儀。內無慙德乎。

白河藤原中宮傳贊

諱賢子。○卷之八十一。

贊曰。古者左史書動。右史書言。故王者言動不可不慎也。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。抱屍哀慟。源俊明正言以諫之。帝曰。自朕為始。此言出於哀戚之餘。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。王者法天敬祖。兢兢業業。猶恐

失墜。若任其志之所欲為，肆意行之，而曰自我作祖，則驕奢淫佚，何所不至。此喪邦之基也。帝脫屣之後，聽政於仙院，猶在位。然遂來關白師道之議，而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事，此亦承其弊也。

鳥羽藤原皇后傳贊

諱得子号美福門院○同上

贊曰：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，錮於哀誓，言無不聽。后以近衛之崩，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，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帝。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。後白河之於近衛，兄也。其事異於顯宗仁賢之推讓，不宜以兄繼弟。世嫡相承，在禮為正。衆心與

論實歸重仁，而豔妻煽方處。法皇惑其言而立，所不當立。遂激崇德之怒，陵土未乾，京師蹀血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，信矣。然保元之禍，推原其本，實基於白河帝之好色焉。帝鍾愛待賢門院，而遂至敗斃彝倫。法皇亦知崇德非己子，嘗有叔父子之語，故其不慈於崇德，固非一日。而后之狡謀，亦因而易入，可不戒哉。

近衛藤原皇后傳贊

諱多子同上下

贊曰：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，大臣皆諫爭，獨李勣阿其意曰：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問外人。二條帝欲以

太皇太后為皇后。群臣以為不可。曰：神祖以來，未有立為二帝之后者。然履中草香幡，梭皇后再為雄畧之后，事見正史。此雖非得禮之正者，皇朝非無其例。當時公卿偶失檢閱，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，則益謬矣。武氏之事，固異於此，而帝未嘗不以勸之言為是其意，亦謂此朕家事，不須問人。故外議一切不聽。至於法皇，亦以為不可，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。不孝不君，甚於高宗之所為，其不馴致禍亂，豈非幸歟。

高倉平中宮傳贊

諱德子，号建禮門院。卷之八十二。

贊曰：平軍燔於壇浦，而養和帝崩于海。建禮門院亦

自投于海。登時東兵極之，其在船中，百艱備嘗。卒蒙污讎之名，不能自白，可哀也矣。蓋源賴朝戒範賴，以勿使侵陵前帝太后，謹護送之。故將士恐違其令，力救之。太后終闕一死，而不能與母氏比潔。惜哉。由是觀之，賴朝所以保全之者，顧非所以累之歟。然死固非一端，求死即死耳。何必蹈波濤而葬魚腹。然後為快乎。漢平王后為莽敬憚，及新室亡，后投宮火而焦糜。太后所遭之地，亦頗相類，而志操之烈，則不逮遠矣。

後嵯峨藤原中宮傳贊

諱姑子，号大宮院。卷之八十三。

贊曰。書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易曰。主器莫若長子。後嵯峨帝。寵大宮院。而生後深草。龜山二帝。此宜無所輕重。而後深草長子也。主器在其子孫者。大經大法。而春秋居正之義也。設使不幸而後深草無胤。則以龜山承統。亦不失兄終弟及之義也。帝牽於偏愛之私。而使後深草傳位於龜山。固失春秋之義。而必欲使龜山之胤紹續皇統。此有所蔽而然也。后聞密旨。以成帝之志。在后則可矣。在帝則亦為得也。偏陂反側。不遵王之道。皇極何由立哉。卒致後深草之悒鬱。使北條氏得建二宗。迭立之。

議。其實帝有以啓之也。

龜山藤原皇后傳贊

諱倍子。稱京極院。○同上。

贊曰。京極院以才色。承殊寵於龜山帝。及其崩也。帝甚悲悼。居常忽忽不樂。故遁於禪寂。以為排遣憂鬱之資。薰修制行。不異頭陀。而晚年懈弛。沈溺床第。醜聲聞於遊義門院。汚名被於談天門院。放情逞欲。古今少其比。嚮之所謂明心見性。果安在哉。後醍醐之於一條局。後伏見之於三條局。皆有累子君德。而帝家道不正。二帝亦有以效之也。楊時叔。墻有茨。詩曰。自古淫亂之君。自以為密於閨門之內。世無得而知。

之者。故自肆而不反。聖人所以著之於經。使後世為惡者知。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。方帝荒淫之日。豈謂世有知之者。而播于中外。傳于後世。乃能如此。使帝能用直指徑悟之力。於詩書禮樂。則亂倫敗度。未必至於如斯之甚。悲夫。

後醍醐藤原皇后傳贊

諱藤子号新待賢門院。卷之八十五

贊曰。曹大家曰。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。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。婦容不必顏色美惡也。婦功不必工巧過久也。藤原皇后兼是四者。而反於大家之所論。宜其固寵專房。而得以蔽惑主聰也。蓋后資質濃粹。迎意輒

悟。從帝於板蕩之間。歲月既久。顏詞媚熟。裏謁易行。恩之所加。無限。廝皂。榮之所及。無隔。諛說。庇護足利。尊氏。招納利權。離間護良親王。讒構忠良。將士解體。憤怨而思亂。則其蠹害建武之政。為何如哉。然后誕育元良。尊為國母。雖偏安之業未備。六宮之盛。而甘毳之奉。殆盡。四海之美。幸矣哉。

皇子傳

卷之八十五

國朝皇子為親王。皇孫為二世王。以至三世四世五世。皆稱諸王。亦猶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。公子之子稱公孫。公孫之子稱公族。上世樸質。親王之名未立。

稱命稱皇子。天武以後始有親王之稱。嗟峨仁明文
 德清和陽成光孝醍醐諸皇子。或為親王。或賜源姓。
 以別人臣。如桓武皇子。良岑安世。長岡固成。仁明皇
 子貞登。光孝皇子滋水清實皆特例也。亦有出家歸
 佛乘者。光仁皇子開成。華山皇子深觀覺源是也。法
 親王肇於白河皇子覺行。其後比比相繼。唐太宗所
 謂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者。勢或然也。然唐初諸王
 猶有茅土之封。開元中諸王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
 大使等。而實不出外國。朝親王領諸州太守皆為遙
 授之官。釐務一委上佐主之。雖乏維城之固。而無尾

大之患。蓋與開元之制相符。而昇平無事之宏規也。
 至後醍醐朝。軍國多事。叛亂煽起。桓良親王居撫軍
 監國之地。勤恢復招討之略。尊良護良。宗良三親王。
 受元帥之寄。奏鷹揚之績。名實不昧。功效可睹。日本
 武尊以來。所未嘗有。亦可以觀世變也。若夫疏汎天
 潢。莫非神明之胄。重跼累萑。皆是若木之幹。本支百
 世。子孫千億。任城蘭陵之烈。間亦有之。河間東平之
 義。不多讓焉。其如春日岡宮崇道盡敬崇道天皇。皆
 據追尊之徽號。以示特書之崇重。作皇子傳。

日本武尊傳贊

景行帝皇子元名小
 命○卷之八十六

贊曰。易曰。天造草昧。宜建侯而不寧。景行馭寓。西有
熊襲。東有蝦夷。獸犇鳥駭。搶奪難制。肆其妖毒。互相
吞噬。日本武尊。以不世出之姿。奮雄偉之略。一駕誅
戮。梟帥。再駕龍服。蝦狄。我武維揚。疆圉寧謐。征伐之
功。莫之與京。而帝建立輔助。用能濟屯。憂勤兢畏。不
遑寧處。正得雲雷之象。以致大亨之道。神噐之託。將
在他日。而皇子薨於中路。不能經綸大業。天祚其胤。
仲哀登極。奕世廟祀。以假以享。神靈所依。四海瞻仰。
嗚呼盛矣哉。

齊阪忍熊二皇子傳贊

○共仲哀帝皇子
卷之八十七

贊曰。仲哀神功之間。其事秘矣。加之年代荒渺。其詳
不可得而知矣。蓋皇后身居正嫡。誕育元良。庶孽不
得奸天位。此一定不可易者也。齊阪忍熊二皇子。舉
兵抗之。可謂亂賊之徒。非耶。雖然。仲哀暴崩于行宮。
皇后與武內宿禰謀。乃張皇胎中天皇之轂威。聳動
天下之耳目。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者。武內宿禰以
元老輔皇后。不能速以大義諭告二皇子。使其事明
白於天下。此乃所以招兵也。二皇子亦不能於仲哀
崩殂之時。日夜以身赴難。舉事已晚。坐失事機。其敗
死也宜矣。至於赤猪噬殺齊阪。則事甚神怪。不可窮

詰。今據舊史直書其事。而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則後世之論將有所歸矣。

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傳應神帝皇子〇同上

贊曰。應神以菟道稚郎子為皇太子。分既定矣。而避仁德於菟道。讓猶可也。繼之以死則已甚矣。蓋太子之讓。宜在立為儲貳之日。而不宜在應神既崩之後。今推其心。太子應神之所甚愛也。固辭則傷其志。不得違其命也。仁德之仁孝歧嶷。立之為君。則天下受其賜。我之不肖。豈可以弟先兄哉。此公天下之道也。故至宮車晏駕之日。決意行之。然社稷不可無主。帝

位不可久曠。太子以天下讓仁德。久之不許其請。則歸而即位可也。若必欲追夷齊之迹。則晦跡遠去亦可也。何遽以死為哉。孔子曰。觀過斯知仁矣。若太子者。仁而過者歟。昔者泰伯三讓。逃之荊蠻。其遜隱微。無迹可見。故孔子歎羨。以為至德。太子之讓。固善矣。其迹則不可為訓。其將死進母妹八田皇女於仁德。以為妃。此雖上世之風。亦害於倫理。當是時。文籍始入國朝。太子師阿直岐。王仁而習焉。文教之興。實昉于此。而其聞道則未也。可不惜哉。

大草香皇子傳贊仁德帝皇子〇同上

六朝史考 卷二
贊曰。安康帝信謔夫之言。殺大草香皇子。虐取其妻為后。而心憚眉輪王。則帝亦嘗有戒心矣。然以母寵出入宮掖。亦不謂七歲小兒能報讐也。眉輪對雄略帝。雖辭直氣壯。然弒逆之罪。固在不赦。而安康帝亦有以自取之。不可獨罪王也。

皇太子木梨輕傳贊

允恭帝皇子○同上

贊曰。皇太子木梨輕。與母妹輕大娘姦。遂有盛夏羹冰之異。卜者之言。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說。蓋君子之畏天也。雖微不敢忽。為之戒慎恐懼。敬之至也。允恭以儲貳之重。不忍加刑。亦存忠厚之道。而太子

不悛。竟以淫虐隕命。不畏天戒。其及也宜矣。然亦竊怪親親相姦。不特止於太子。上世之事。姑置不論。下逮叔世。間亦有之。調羹將不勝其凍。而舊史特書之者。蓋亦有深意焉。據實以記異。因事以存戒。而後之賢君明主。其將有省於斯乎。

聖德太子厩戶傳贊

用明帝皇子○同上

贊曰。皇太子厩戶。有聖德之稱。其聰敏穎悟。度越世人。從可知矣。然考諸載籍。施為多有不厭人心者。敏達不好佛。作為異域之神。其言正大明白。而太子恭曰。諸佛之道。諸神不敢違。是蔑如神祇也。用明頗信

佛法。先是天子未嘗禮佛。而太子勸帝禮之。是隳壞國典也。弓削守屋中臣勝海。固排佛法。而太子黨于蘓我馬子。必欲除此二人。使人陰殺勝海。而以殺生為戒。是欲濟其私也。守屋之誅。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。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。大行在殯。太子不治喪事。銳意攻戰者。非為國家。而惡其異已也。崇峻切齒馬子。而太子務寬容之。馬子謀不軌。而太子為不知者。賊在朝廷。而不能討。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。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。亦不能辭也。太子漠然無所顧。曰。此過去之報也。佛氏固立三世之說。其要令人

斷惡修善。而流弊亦至如此。今子弑其父。臣弑其君。而諉過去之報。則天下可得而治哉。太子之志。則在佛教。不在綱常。故立陰柔易制之女主。而倡為宏濶勝大之言。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。朝儀與佛事並行。此太子之志。而馬子所欲也。其制憲法十七條。剽竊聖經賢傳。而近於經世治民之術。然以篤敬三寶為宗。則其立言之旨。亦可見矣。至於辨覈太子之得失。則近世林道春之論。悉之矣。

崇道盡敬皇帝傳贊

天武皇帝子名舍卷之八十八

贊曰。史者所以著興廢。垂勸戒也。國朝廢事草創。文

教後興。上世之事。鬱而不暢。渙而不萃。履中四年。始置國史於諸國記事。言達四方志。此國宰之史生。而亦史官所由起也。推古二十八年。皇太子厩戶。與蘇我馬子撰天皇紀國紀。其子蝦夷之亂。罹兵燹而凶。天武九年。詔川嶋忍壁二皇子。撰帝紀及上古事。其書亦不傳矣。舍人親王奉元正之敕。著日本書紀。以浩博之才。騁雄瞻之文。蓋據二皇子之成書。參以稗田阿禮之言。上自神祇。下至持紘。列聖往事。粲然可觀。繼之者有後紀實錄之撰。莫不依倣親王之書。遂使後之覽者。得以考信而覈實。則親王之於文史。可謂其

功冠於古今矣。居宗室之長。為維城之固。與新田部親王。埴籥克諧。同寅協恭。輔佐皇太子。致雍熙之治。追尊之典。光千史冊。宜矣。

崇道天皇傳贊

光仁帝皇子名
早良○同上

贊曰。早良親王。寔桓武之弟也。此宜為皇太弟。而不宜為皇太子。舊史不書其故。豈帝未生子之前。以光仁之命。子養之乎。抑當時禮典未備。概稱皇太子歟。今皆不可得而知也。然帝於親王。親則同胞。息則父子。宜擇保傳教。以父子君臣之道。衛翼輔導。以成其德性。而帝荒於禽。委政太子。太子亦宜恭敬溫文。以

守主鬯之器。而專行除拜。以忤帝意。竟與群小相謀。殺帝之罷臣。帝大震怒。廢而流之。斃於道路。可謂兩失之也。帝畏其為厲。多方禳禱。遂至追奉尊號。果何益哉。真德秀曰。秦漢以來。禮樂既廢。而又無師保之教。齒曹之禮。世子生而扭於貴驕之習。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。豈唯異邦之事為然哉。國朝治體固美。而贊善諭德之方有闕焉。歷觀皇太子被廢黜者。皆不豫養儲德之所致也。其可忽諸。

桓武帝諸皇子傳贊卷之八 十九

贊曰。桓武諸子。皆有令聞。葛原親王。恭儉不傲於物。

歷覽史傳。練達典章。蔚為蕃屏之望。萬多親王。精究譜牒。著姓氏錄。尊卑區別。至今賴之。明日香親王。雅尚節儉。舉世事華靡。而獨服澣濯之衣。在天潢中。尤難得者也。葛井親王。自幼以射藝播名。惜其酣管。終至喪軀也。良岑安世。以學術顯。遂閑治體。蘇息民瘼。豈可概以才藻之士視之哉。賀陽親王。意匠巧妙。小惠不足濟世。而其子忠貞王。歷任諸州。威惠並行。興庠序之教。有良二千石之風。當時稱為宗室之最宜矣。唯伊豫親王。性非醇良。檢壬基之。能拒藤原宗成之邪謀。而秘不之發。此與謀逆同科。何以自白乎。宜

其為宗成所連染而不得其死也。仁明追贈之典可謂厚矣。

嵯峨帝諸皇子傳贊卷之九十

贊曰。嵯峨諸子。前為親王者四人。後賜源姓者十八人。可謂蝨斯訖訖宜爾子孫矣。據其賜源姓詔。出身之初。一叙六位。若源寬及弟。補文章生。前此所未嘗有。而帝謙遜之德亦可見也。夫以皇子之尊。下同入臣之列。停封邑之濫。省府庫之費。其為後世慮者。至深遠矣。帝雅崇文。睿藻煥發。故教諸子以學術。源信源弘。皆通經史。兼善草隸。源明博覽諸子百家。源啓

善射好文藝。其餘朗悟開爽。涉獵書傳者。不為不多。而源常務進才能。退謔佞。時論以為有丞相器。則其成就德業。從可知也。方文德有易太子之意。信直言犯顏。以定清和之儲位。頗有周昌廷爭之風。此其大節較著者也。源定長於深宮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蓋子養於淳和。勢使然也。源融歷仕四朝。官爵貴顯。營河原院。極其侈麗。不免文人之譏。而處廢立之際。出言昧於時宜。輒為相國基經所折。此二人之所為。殊非帝燕翼之志也。

廢太子恒貞傳贊淳和帝皇子卷之九十一

贊曰。平城皇太子高岳。仁明皇太子恒貞。遭廢黜者。實由藤原仲成。尚侍藥子。蠱惑上皇。興戎階亂。與橘逸勢伴健岑謀不軌。皆非其罪也。高岳為僧。練行勤苦。恒貞亦披髮持戒。精嚴。兩太子志操不凡。何其相似也。然恒貞豫慮。遂我淳和。兩上皇百歲之後。必有不測之禍。固辭儲位。而仁明不聽。及兩上皇相繼而崩。果有龍樓之變。是太子之安危。繫兩上皇之存歿。而仁明之不慈不明。媿於兩上皇之德多矣。太子嘗奏仁明。親奠於大學。能舉曠世之廢典。博覽經史。兼妙草隸。方其被幽。舉止安詳。不以絀禍動其心。則有

過入之度。亦可知也。及相國基經廢陽成。屬意於太子。在廷大臣。亦皆翊戴。而太子拒之。其言甚正。可謂卓爾不群。能守沙門之行者矣。使其毓德春闈。負荷重器。則能紹隆鴻緒。必有可觀。惜哉。

仁明帝皇子源光傳贊 同上

贊曰。源光洞察妖魅。以解時人之惑。可謂明矣。然黨於藤原時平。讒害傾危。計行姦售。竟逐菅原道真。而奪其位。能辨鬼物。而不知其自為鬼為蜮。何明闇之相反歟。

文德皇子惟喬親王傳贊 同上

九
贊曰。立適以長不以賢。立子以貴不以長。古之道也。蓋諸母皆同埒。則母以子貴。嫡母所生。則子以母貴。義並行而不相悖。故正嫡有子。則廢子雖長不得立。亦甚明矣。惟喬親王文德之長子。而帝無正嫡。則嬪御皆同埒也。曷為不立親王為儲貳。而立幼冲之清和。是有所蔽而然也。清和所生藤原氏。以相國良房之女。位次稍貴於親王所生紀氏。然未至如魯隱公之母賤。而桓公之母貴也。既立其子為太子。曷為不立其母為皇后。六宮爭寵。勢有所不可也。然則曷為舍親王而立清和。良房之權重也。帝嬖太子之弱。而

欲權立親王以待其長。此又不可行者也。使帝有明斷。則不畏良房之權。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。不然。速正藤原氏之位號。以明嫡庶之分。不由此道。而優柔不斷。既立之。又欲易之。此殆啓釁端也。豈不危哉。幸而帝納源信之諫。國本不動搖。此社稷之福也。親王退居間散。固無愠色。清和亦不廢懿親。能存友弟之誼。華萼光輝。可謂兩盡其美矣。

醍醐帝諸皇子傳贊

卷之九
十三

贊曰。醍醐諸子。皆有材器。重明親王。性素豪奢。而獨為君父心喪三年。雖非古制。而屏絕綾羅髻器。哀慕

不輟。能盡臣子之誠。亦曠世所無也。兼明親王博學能文。饒有曹植之才。居昂湧之重。兼傳保之任。施設將有可觀。而關白兼通。欲使從兄賴忠代其位。乃尊之為親王。其實疏而遠之。為計深矣。親王不勝謔口之器。置賦菟裘以見志。亦可悲矣。世謂其子伊陟闇劣。矢對於一條帝。遂以賦獻。此殆不然。縱雖至愚極陋之人。豈有不知賦之為文。裘之為物者哉。伊陟官至納言。職兼金吾。又豈有不知文字。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。當此時。權相用事。轉喉觸諱。親王憤世疾邪之志。無由上達。因帝之問。冀其經覽。果使至尊動

容。則寓箴規於嘲笑。明先志於泉壤。見其知而未見其愚也。源高明失勢。缺望時出怨言。竟為藤原師尹所傾。禍將不測。謬慝乘之。張大其獄。為之株連。誣以謀反。則誠寃也。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。

村上帝皇子為平具平二親王傳贊卷之九十四

贊曰。村上諸子。其稱於世者。為平具平二親王。而為平親王。以結昏於源高明。不為授籙者。所喜。帝嘗欲傳位親王。而事多支吾。訖不能成。及外祖藤原師輔薨。益不得志。遂起橘繁延藤原千晴等之變。而高明左降。親王剔髮。勢之不可恃。固然矣。具平親王。以文

學才藝。著於當時。嚴譽亞于兼明親王。大江匡房舉父子。以文事繼業者。以親王為稱。則帝好文之美。亦可併觀焉。志操恬退。不競權勢。終能保其令名。賢矣哉。

三條帝皇子小一條院傳贊名兼明○卷之九十四

贊曰。小一條院。以三條皇子為後一條東宮。非其所欲也。一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。而一條繼於華山。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。為其儲貳。昭穆已為不協。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。儲位未定。撰政道長。欲立後朱雀為皇太子。而一條不聽。遂立小一條為太子。蓋欲存

冷泉之勢也。其舉固善矣。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。昭穆何以得叙。不待傳壺切劔。而其不終可知也。一條登遐。太子不能安位。道長恫疑虛喝。遂讓儲位於後朱雀。果知道長之志。而冷泉之勢。至此絕矣。宜詔總畢。官殿輒毀。道長之所為。不亦甚乎。當禪讓之間。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。而母后強之。終至此極。謂之何哉。道長畏物議。上院號以安其意。進女為妃。以叙其憾。可謂其計至巧矣。使太子有特立之操。則盤桓巖谷。而追蹤於高岳恒貞二親王。豈不美哉。顧乃戀戀於第土之封。棄故妻而宴新昏。至使棄婦與父俱憤。

怨而死。其無志操亦可見矣。然則太子之讓。非出於至誠而逼於勢者也。

後三條帝皇子輔仁親王傳贊 同上

贊曰。輔仁親王。以文藝著名。時論比兼明具平二親王。以為有河間東平之風。後三條遺詔白河。欲使以次立為皇太弟。故搢紳士庶歸心久矣。白河違詔旨。親王不得立。退居北山。琴書自娛。其處身甚善矣。然不能杜絕賓客。至有三官百大夫之稱。豈非招殃之道耶。未幾。果有僧仁寬之變。親王雖不與知其事。能得免禍。而為累亦多矣。盛名之下。難久居。可不慎歟。有

仁。以帝室之胄。不降其志。博洽多藝。善繼親王之業。然修飾儀容。衣冠務出新樣。天下靡然嚮風。斷喪淳素。馴致奢靡。有仁與有罪焉。而其不阿關白忠實之權勢。與之抗禮。以敬言。一時公卿。庶子有威。而可畏。有儀而可象者矣。

後白河帝皇子以仁王傳贊 卷之九 十五

贊曰。術士之誤人多矣。以仁王以母無寵。不得為親王。悒鬱日久。故信相者之言。自謂蛟龍。終非池中物。一聽源賴政之計。而不度德量力。倉皇舉事。遽稱最勝親王。其器小矣。宇治河之戰。賴政力屈死之。親王

中流矢而授首可哀也矣。然關東源氏奉王之令旨而
而建義旗者八州響應終能殄滅平族而鍾虜不移
廟貌如故豈非羽檄所至激厲義氣歟當京師無主
法皇議所當立源義仲盛稱王之功而欲立其子北
陸宮武臣敢議皇統固非所宜而其言未嘗不是也
法皇欲立高倉皇子決疑於卜而北陸宮不得立當
時執政亦以為不可則天人之所不與終莫如之何
至首事之功泯沒而無聞不能澤流子孫悲夫源義
仲之亂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
以赴法皇之難竟為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

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。狄氏絕滅天倫雖不赴君
父之難孰有非之者哉。然天理之存於人心有時而
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
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。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
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。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
忸怩矣。是有關於世教也。義仲悖逆固不足道其梟
二人之首果何謂哉。此旌其善而揚已之惡也。滔天
之罪其能免于刑戮乎。

後高倉天皇皇子守貞傳贊

高倉帝皇子名守貞○卷之九十六

贊曰。西漢末赤眉賊起書札為符軍中得城陽景王

後三人探之。劉盆子探得符。遂立為偽主。養和帝孫於西海。京師無主。法皇欲選高倉二皇子。源義仲固請立北陸宮。法皇難違其意。乃決於卜。亦三人焉耳。三宮吉凶相半。四宮吉。北陸宮凶。四宮遂登天位。是為後鳥羽帝。而三宮則後高倉院也。彼以賊此以正。彼以巫言。此以下筮。盆子見衆拜。恐畏欲啼。親王啼。親王不得位。帝位果有命數。而非人之所能為者歟。親王及長。不通賓客。遁跡於秋門。可謂能守其分者矣。承久之變。北條義時肆行廢立。欲奉親王之子為

帝。使人言其意。親王不省曰。適足亂道心矣。及其妃藤原氏慙。慙之乃許焉。在常人則不勝其喜。而親王耳若不聞。此又可見終非盆子之比矣。義時雖以順德之故廢幼帝。而其意亦在求高倉之皇胤。遂立親王之子。是為後堀河帝。而親王亦蒙太上法皇之尊號。高倉君德之美。仁厚浹洽乎人心。福祚流行於子孫。於斯益可見矣。

順德帝皇子忠成王傳贊 同上

贊曰。忠成王以順德皇子。為北條義時所忌。終不能登宸極。亦不得為親王。其悒鬱可知矣。王孫忠房。養

於後宇多帝。陞為親王。當時以為殊禮。忠成王豈不
忻於地下哉。建武中興。親王將兵討足利尊氏。王師
蹉跌。親王不見敵。直入鎌倉。尊氏進犯京師。勢甚猖
獗。後醍醐帝幸叡岳。親王及旆至東阪本。官軍大振。
雖不見摧陷廓清之功。而其與後醍醐諸皇子。方駕
齊軌。亦從可知矣。惜予載籍淪沒。其詳不可得而知
也。

皇太子邦良傳贊

後二條帝皇子
○卷之九十八

贊曰。後二條之崩也。皇子邦良宜承皇統。而北條貞
時。建二宗迭立之議。立花園帝。則儲位宜在邦良。而

後宇多法皇不從。託疾避之。遂立後醍醐。冀鴻基者
何耶。後醍醐固法皇之所愛。而邦良其所最憐者也。
故使後醍醐立之為東儲。皇姪之親猶子也。而况法
皇之所託。豈可遇之不厚哉。然帝既有長子尊良。則
太子之立。非其志也。特以法皇之命。與北條高時之
議。勉強從事。而非出於至誠者。其能得全父子之恩
乎。及法皇崩。帝果有易儲之志。太子處嫌疑之地。能
供視膳之職。溫良仁恭。中外悅服。固無罪之可廢。是
帝欲成其私。而不顧天下之正理者也。幸而高時執
先人之議。固爭之。太子遂得不廢。不亦危哉。使太子

不蚤薨。則料其紹襲之間。必不能無歉。來濟所謂陛下不失為慈父。太子得盡天年者。帝不能行。而群小投機。構成恒貞之變。亦未可知。然則太子享年不永者。豈非天全其令名耶。

後醍醐帝諸皇子傳贊卷之九

贊曰。後醍醐諸子。皆英烈有風骨。才堪禦侮。蓋帝欲圖北條氏。而教習之漸使之然。子尊良親王。年雖最長。歷於邦良。不得立為儲貳。建武之亂。管領關東。仗大義以討足利尊氏。竹下之戰。偏裨降敵。官軍敗績。既而經略北國。奉東宮據金崎城。東宮弟也。親王兄

也。親王輔之。毫無怨色。及城陷。志氣慷慨。從容就死。帝子宗藩。未有義烈如此者。可謂忠孝兩全矣。護良親王。天資雄勇。武藝絕倫。敵王之懔。誓殄彊寇。艱楚嶮嶽。幾瀕九死。終能建牙吉野。號令四方。新田義貞。赤松則村。東西起義。而車駕返正者。親王之功居多焉。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。必欲誅鋤之。尊氏忌親王之威名。讒構百端。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。天下安危。一係於此。而尊氏狡獪。通裏謁而設機穽。帝不問其曲直。赫怒而囚之。親王不勝憂憤。上書訴冤。有申生死而晉國亂。扶蘓刑而秦世傾之語。至今讀者為

之嗚咽。隋太子勇為身。晉王廣所陷。自以廢非其罪。頻請見文帝申冤。而廣過之不得聞。親王所上書。亦為有司所沮。不得奏冤枉之痛。如出一轍。文帝付勇於廣。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。是皆自墮姦人之計。而招國家之亂者也。孰謂帝之英武彊毅。而壅蔽一至此乎。直義拘親王於土牢。遂枉殺之。而帝猶不知。世以不慈不明譏之。亦宜矣。其子興良。居閫職之重。而昧興復之機。反欲乘危作亂。徼幸一時。大有愧於乃父之烈焉。皇太子恒良。為尊氏所幽。能知死無生理。論成良親王與俱。仰藥而薨。慘虐之甚。古今未聞。

其比。尊氏之罪著矣。宗良懷良二親王。受征東征西之寄。有岳陽江夏之略。竭誠赴敵。志不圖生。雖兵有利鈍。不能克復京畿。而勤王之節。始終不撓。懷良征伐。携貳。綏撫筑紫。不負帝之所託。其功不可沒矣。

皇女傳卷之百

宋之史臣有言。婦人內夫家。雖天姬之尊。史官猶外而不詳。然則其行履。罕傳于世。亦宜矣。國朝敬神祇。謹祭祀。自倭姬祀皇太神於五十鈴川上。有智子內親王。主祭於賀茂社。歷世相承。卜定齊宮齊院。其禮至重。下嫁王公者。亦重其選。而宮壺之設。沿襲古風。

故有登宸漢母儀天下者。撫養幼主。恩禮兼施。故有為準母。蒙門院號者。又有非匹敵。而號皇后者。有賜姓如皇子者。有削髮為尼者。皆國朝之特制。而不可例以外國之史視之。今披載籍之所存。悉列於傳。而其性行之淑慝。操守之有無。亦可以槩見。作皇女傳。

諸皇女傳贊 卷之一 百五

贊曰。稚足姬被譴自經。遂感神鏡之異。得雪其冤。山邊皇女悲大津皇子之誅死。以身殉之。皆貞烈可稱者也。當孝謙猜忌之朝。不破內親王。以誣告蒙譴責。則誠寬矣。然始以其夫從逆削籍。終以其子謀反處。

流。非不幸也。有智子內親王。才藻豔發。罕有疇匹。蓋帝姬之俊秀者也。親子內親王。以父皇崩。哀毀遂至不能起。可謂至誠篤孝者矣。近衛崩而無嗣。鳥羽法皇欲使暉子內親王莅位。關白忠通諫之而止。非特能救法皇之溺於愛。亦所以保全內親王也。

大日本史本紀贊數
卷之三
三十九

大日本史本紀贊數卷之二 終

